



在茫茫的草原上

瑪拉沁夫著

9921

新

在茫茫的草原上

上 部

瑪拉沁夫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內容說明

解放战争初期，生长在茫茫的察哈尔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，过着动荡、混乱、贫困和苦难的生活。他们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下挣扎着、斗争着，寻求着自己民族解放的道路。这部小说展现了这段生活的动人图景，描写了一支内蒙古革命队伍的诞生和成长，刻画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豪迈的风格、饱满的热情和濃郁的草原生活气息，是它鲜明的特色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810 字数 226,000 开本 250×1168 1/32 印张 9 $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5000册

定价(6) 1.00元

859.9921
713

献 給
察哈尔草原的牧民們

——作 者

F266/16

卷 一

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春天，察哈尔草原的人们生活在多雾的日子里。每天早晨，浓雾淹没了山野、河川和道路；草原清静而凉爽的空气，变得就像马群踏过的泉水一样，又混浊又肮脏！人们困惑的、焦急的期待着晴朗的夏天！

就在这样一个下雾的早晨，一个挎着大枪的骑马的人，直奔特古日克村走来。他走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小山上，贪婪的四处张望；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，看不远。“盼哪，盼哪！盼望着回到家乡来；今天回来了，可巧遇上了这样大雾天气，我多想站在这座小山上，看看家乡广阔的草原，呼吸一下家乡新鲜的空气呵！……”他失望的自言自语的走下山来。

马艰难的踏着深雪向村里走去。路两旁，柳树枝上挂满了冰霜，野雀在林中穿来穿去，雾天的早晨格外寂静，好像草原还没有从梦中苏醒……

过了一会，从雾幕中徐徐传来牛车在雪地上行走的吱吱吱吱声响，听到这声音，那骑马的人心想：“大概是拉水的牛车。”立刻脸上露出微笑；对他来说，家乡的一切景物、声音，都是非常亲切的！

果然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，赶着两辆拉水车走了过来。骑马的人上前寒暄，他自信村里随便什么人都认识他。

“女乡亲，你好嗎？”

“好。你好？”

那赶車的女人好似受惊的鳥兒，停了下来，用头巾角遮住臉部，只露出两只大而深陷的眼睛。

騎馬的人認不出她是誰，也許是他被抓去当兵以后，新搬来的人吧！

“我打听一下，斯琴的家还在这村住嗎？”

“你說什么？問誰？”她謹慎而恐惧的抬起头来，目不轉睛的瞧他的臉。

“我是問斯琴，就是外号叫‘小燕’的那个姑娘。”

她仍然站在原地，她那呆傻的眼光从他臉上一直沒有移开。騎馬的人感到奇怪，不由的把日伪軍防寒帽往脑后推了一下，一縷縷热气从寬闊的額头往上直冒，显然他有些着急了。这时不知为什么，那女人的肩头和眼角突然猛烈的抽动起来，泪水糊住了两眼，她竭力压抑着声音，在嘴里叨咕着：“天哪！是……是他……鉄木尔！”就“呵！”的叫喊着丢下水車，向被深雪复盖的荒山上瘋狂的、無目的的跑去；跑出不远跌倒了，爬起来又跑……

在她跌倒的雪地上，从她长衫上撕落下来的几塊破布片，在晨風中輕輕的搖动着……

他起初想去追她，后来一想她也許是个瘋子，再說自己剛回到家乡来就滿山遍野的追一个女人也不大体面，于是勒过馬头，赶自己的路了。

霧，还没有散；太陽，就像日落前的月亮：沒有光輝，沒有温暖。远处的沙丘和草原，像是被一面巨大的紗包裹起来，虽然已經是小晌时刻，而草原依然昏昏土土的。

当鉄木尔来到村头时，微風吹来，霧淡了，太陽也毫不吝嗇的撒下光輝，草原漸漸显现出来。鉄木尔貪婪而多情的看着自己

家乡，热泪不由的流了出来！呵！离别特古日克村，离别亲人们，已经一年多了！故乡，一点都没变样，村落中央结了冻的特古日克湖閃耀着为他所熟悉的白光，湖两旁柳林和榆树仍然向天空伸着深褐色的手，还有那环抱村落的黄色沙漠，也仍然躺在那里……

刚进村里，看见刚盖老太太赶着几头牛，向他迎面走来。他上前去热情的寒暄，打听斯琴是不是在家？刚盖老太太却以对久别重逢的乡亲不应有的支吾和冷淡态度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她还住在原来的地方。”就走了。他看着她走远的身影，说了一句：“亏你能活这么大年纪！”打马向前走去。

远远看见在村落尽西头，立着五座雪白、崭新的蒙古包，那是堂堂大名的貢郭尔扎冷^①的家：“他还住在这里，可恨的家伙！”一想到貢郭尔他不由的把马往外拉了一下，好像用这来表示与他疏远。在特古日克湖东岸上走着一个女人，粉红色的头巾在朝陽下閃着光，她是誰呢？也許就是他日夜思念的斯琴吧！……刚才遇见那个疯女人又是誰呢？沒等得出答案，他又想别的事情了。

走到一座破旧發黑的蒙古包前，他把全身是汗的马拴在馬桩上；馬桩周圍长滿了枯草，由此可以推断：这家已经好久沒有来过騎馬的客人了。然而，在他离开家时，斯琴不是还有一匹三岁騎馬嗎？他这样胡乱想着，一步一步的走近这座蒙古包，心，也跟步伐的节奏跳了起来！看见蒙古包頂上冒出的灰白色炊烟，他想到：“这就是斯琴的家呵！她也許蹲在‘吐拉克’^②旁燒茶呢！”走到門口，剛要伸手去開門，又把手收了回来，他想站在

① 察哈尔盟的行政官衙与內蒙古其它各盟不同，一旗之长不叫王爷，而叫安奔；其次是扎冷（分耶合扎冷和巴伐扎冷两种）、章刻、專达、混都等等。

② 蒙古包里的火爐。

門外，先听一听斯琴的声音，站了半天，沒听到人声，只听见铁杓碰在鍋沿上的叮当声响，他有些發急了，猛地把門一开，喊道：

“斯琴，我回来了！”

包里只有一位滿臉皺紋的老人，是斯琴的爸爸道尔吉老头。他剛燒好茶，把茶倒进木桶里，回过头来看是誰闖进包来：

“呵！铁木尔……”

咚的一声，茶桶从他两手中掉在地上，滾热的茶水，濺得滿包全是。

老人走上前来，用顫抖的手撫摸着铁木尔結实的肩头，泪水从干枯的眼窩中流了出来：

“铁木尔，铁木尔，你……”

“您的身体好嗎，大叔？”铁木尔也含着泪問道。

“好。你的身体好？”

铁木尔答完，把茶桶收拾起来，两个人都坐下来了。

道尔吉老头总是用不安的、慚愧的眼光看着铁木尔。他俩交談了一陣，铁木尔一直沒好意思問斯琴到哪兒去了，道尔吉老头早就看出这一点；然而他越是了解了铁木尔的心思，越覺得有千斤重的铁塊压在他的胸口，万把刀子刺在他的心头！铁木尔的意外归来，使他不知怎样把这离别一年多的生活，詳細的照实的告訴他。

一直到喝完茶，铁木尔也沒好意思打听斯琴，道尔吉老头也沒提到她。

铁木尔饱饱的喝了一頓一年多沒喝过的草原奶子茶，出了一身汗，解下皮带，脫了皮大衣，剛要擦汗时，忽然听到包外一陣馬蹄声：

“外边出了什么事？”

道尔吉老头从半开的蒙古包門，探出头去窺望，这时有人向

他喊道：

“大清早的客人，来报喜，这是誰的馬呀？”

沒等鉄木尔站起来，貢郭尔扎冷就闖进来了。他穿着一身黄呢軍衣，外边披着一件黑斗篷。靴子是漆皮的，靴統跟鏡子一样發亮。高鼻梁上卡着一付黄色化学边养目鏡，上咀唇上留着两撇与他三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称的八字鬚，这更显得他英俊、威严了。

鉄木尔的意外出現，使貢郭尔大吃一惊。好像突然有一股冷風向他臉上吹来，他那美丽的八字鬚痛苦的顫动了几下。但是他像許多有社会經驗的官員們一样，毫不費力的把神情鎮定下来，对鉄木尔發出亲切的、甚至是友誼的微笑，并且打破因身份关系从来不先向人寒暄的慣例，向这个在外边轉了一两年，不知道长了几斤肉的鉄木尔不自然的寒暄之后，說道：

“从去年事变后，我們全屯的人都盼望着你早些回来，今天果然回来了，这真叫人高兴！鉄木尔你也会知道，在这样多風多雨的年头，人們都是希望英雄好汉守在自己身边的。不是吗？”

对貢郭尔扎冷这不寻常的殷勤和健談，鉄木尔有些納悶。在明安旗一手遮天的貢郭尔扎冷，怎会变得这样平和近人？想到这里他不由的产生几分疑心，說道：

“貢郭尔扎冷，我剛剛回到家，对家乡的事情一点也不摸底，尤其对你称呼我是‘英雄好汉’的意思更不明白。我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只不过叫你給抓到蒙疆軍隊里去，扛了两年大槍呵！”

听了这话，貢郭尔扎冷奸猾的笑了。好像一个猎人站在高崗上寻找野物綫索似的，他把眼光集中在鉄木尔臉上。他相信自己机警的双眼，几眼就可以把鉄木尔的骨肉看穿；然而他却失敗了。“他知道斯琴的事情了嗎？不，看样子还没有听說呢！”他在心中自問自答着。这时他看見鉄木尔身后的“哈那”①上靠

着一棵“三八式”步槍，心，輕輕悸跳了一下，探索的問道：

“那是你的槍嗎？好槍。哎，聽說現在八路軍也都使用这种槍，是嗎？”

“不完全是这种槍。”

“你見過八路軍嗎？”

“不但見過，還在他們那兒住了一些日子呢。”

“這麼說，你跟他們很熟悉啦！”

鐵木爾看見貢郭爾一句逼一句的問八路軍的情形，忽然發覺自己剛才說的話不夠妥當，所以他急忙以對一個扎冷不應有的粗野的態度，說道：

“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您去問別人吧！”

貢郭爾冷靜的微笑著將八字鬚捋了一下。對他說來，鐵木爾的出現和他這種粗野的態度，構成了一個不可解的謎！他已經不是一年前的鐵木爾了！俗話說的好：不知道河多深，不能輕易下水，所以他溫情和氣的說：

“噢，你也許沒有注意這些事，你歇一歇吧，趕了好些天路，一定累了，以後有空再談吧，我倒很想聽一聽外地的情形。”

說罷，走出門去，領上他那個貼身僕人寶音圖就走了。

在他們談話時，為鐵木爾的粗魯和沒有禮貌的話語，擔心得出了一身涼汗的道爾吉老头，回頭來向鐵木爾有幾分怪責的搖了搖頭。

*

*

*

生命的暴風雨殘酷的襲擊著斯琴。

她拉水回來，如同得了一場大病，全身虛弱。把拉車的牛卸下來，拴在車轆轤上，便邁著沉重的步子向自己那座千孔萬洞的

破黑蒙古包走去，剛走了两步，忽然听見主人住的包里有 人在喊：

“把灰土拿去倒了。”

她只好轉回来，走进主人的包里。貢郭尔的大太太罵道：

“拉一車水为什么这么久？是狼咬了你的脚后跟，还是种牛向你調情了？臭女人，看你那个穷样！”

日夜听慣了謾罵的斯琴，馴服的弯下腰，把灰土箱拿出去，倒在离蒙古包不远的灰土堆上。这时看見剛出去打猎的貢郭尔扎冷和僕人，不知为什么中途返回来了。貢郭尔的脸色就像大雨前的天空那样陰森、冰冷而可怕！下馬后，把馬韁繩往僕人手中一扔，便急速的走进他父亲住的蒙古包。

“扎冷，也許看見鉄木尔回来了吧？”斯琴偷偷的向自己家的方向看去，一片树林遮住了她的家，什么也看不見。她放輕脚步，走过老主人的蒙古包門前时，听見貢郭尔在說：

“爸爸，真奇怪，鉄木尔回来了！”

听了这話，她的心咚咚直跳，然而不知从哪兒来了一股勇气，促使她敢于大胆的停下来，又偷听了一会兒：

“怎么，他回来了？”是老主人的声音。

“我看这是不祥之兆，他知道了斯琴的事……我們还是把……”

由于过度恐惧、緊張，断断续續的听到这几句話，她的头就有些發暈，全身寒战，几乎倒了下去！她咬紧牙关硬挺着，剛走进自己住的包門，就咕咚的倒在鋪着干草的地上。她两只手攥攥的抓住一把干草，眼前出現一片火星，胸中好像燃燒着大火，嘴發干，想喝水，水，水，冰冷的水！……

“鉄木尔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为什么回来呀！……如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有什么臉見你呵？……不，我任死也不能見你，不

能見你呀！……”

自从鉄木尔被抓去当兵，她日日夜夜的想念他，希望在她生命被人完全吞沒之前，能够跟他見一次面，把自己宁死不屈的心愿向他傾訴！但是，今天鉄木尔回来了，她亲眼看見他回来了的时候，她又自卑的痛苦的撫摸着自己一天比一天鼓大了的肚子，决心不跟他見面了。

冷風在包頂上呼嘯，被風吹起的雪花，从天窗輕輕的落在她的頭髮上、身上；雪花見了溫氣化成水珠，与她的眼淚，同时閃着白色的、寒冷的光。……

*

*

*

第二天早晨，鉄木尔醒来时，耳边响着奶茶的沸开声；包內充滿了奶茶的清香，这对久別草原的他，該有多么亲切呵！他不由的回忆起多难的童年时代；那时每天早晨媽媽总是在这样奶茶的沸开声中叫醒他……与今天多么相似呵！

昨天晚上，道尔吉老头把在这一年多，村里發生的事情和他女兒怎样被貢郭尔扎冷逼婚，都一一告訴了他，他听了那些話，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，馬上就要去跟貢郭尔拚了！道尔吉怕他惹出大乱来，就拉手扯脚的劝了他多半夜，才劝下来。他昨晚一整夜沒睡着，直到天亮时才蒙蒙朧朧的打了一个盹。……

“不管怎样，我是要見她一面。”早晨他醒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这样想。

喝过早茶，鉄木尔把槍交給道尔吉大叔，就走出包去。三月的草原仍然披着冬装，冷風無休止的从北山上把积雪一片一片的向村落吹揚过来，天空閃爍着灰白色的冷光；看来春天还没有影呢！

鉄木尔想把全村人家都串一串，从他們那里也許能听到斯琴更多的消息。他沿着特古日克湖边，踏着有牛馬蹄印的雪地，

向湖北面的萊波爾瑪那座孤獨的蒙古包走去。

萊波爾瑪是一個年青美麗、心地善良的寡婦，是鐵木爾媽媽的表妹的女兒，也就是他的遠親姐姐。她家沒有看家狗，他預先也沒打個招呼就走進包去。萊波爾瑪坐在燒着干牛糞的“吐拉克”旁，赤裸着上身正在縫補自己的棉袍；火光烤得她那跟許多男人的胸脯貼靠過的豐滿的乳房，有些發紅了。她看見鐵木爾走進來，羞得嫩白的兩頰上泛出一片紅潮，趕忙披上棉袍。

“昨天夜里才听宝音圖說你回来了。我剛才要去看你，可是这三个小崽子沒有人看管，脫不開身，沒成想大清早你就来了。”

“誰叫宝音圖？”

“你忘了，就是貢郭爾扎冷那個貼身老僕人，他說昨天看見你了。”

“他也到她這兒來住嗎？”鐵木爾想到這事對她有幾分同情的問道：

“萊波爾瑪，一年多沒見面，日子過得怎樣呵？”

“跟從前一樣，還是跟這三個孩子混着過呢！”

“怎么三個孩子呢？”他被抓去當兵時，她有两个孩子，在這一年多的功夫，又跟誰養了一個呢？他心里想的這事，可嘴上問的是別的事：

“該找個男人了，對你，對孩子都會有好处，你為什麼一個人冷清清的過呢？”

“是呵，可是……”她溫柔的笑了笑說，“慣了！”

她燒了茶，又拿出家中最好的點心款待了他。

“離開家鄉一年多，咱這地方變化得可不小呀！”鐵木爾一邊喝茶一邊探問道。

“是呵，該告訴你的事太多了，有些你也許聽說了，唉！提起來真叫人傷心！”

“我到你这兒來，一來見見面，二來也想打听一下斯琴。”

“鉄木爾，你听了可別太难过，唉，咱們窮人命苦，听人說，她……她有点瘋了！我有两个月沒見她面了。前些日子剛盖老太太告訴我說，斯琴每天晚上都散着头髮，一個人整夜整夜的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來走去，也有人說，還听見她奇聲怪氣的亂喊叫，唉，她瘋了！可我剛才已經說過，我是沒亲眼看見。這些話，也許不應該跟你說……”

“不，你应当这样四六八十的全告訴我，不要担心，我在軍隊的時候，什么都想過的；有時想她一定在家等着我呢，可有時也想過這些意外的事情。今天無論怎样吧，我也要跟斯琴見一面，賁郭爾逼婚，她有什么办法呢？過去的事，不能全部怪罪她，只要她今天願意回到我这兒來，我就一定接她回來；要是賁郭爾搗亂，我非得叫他吃吃苦頭！”他把一只像千斤重鉄錘似的拳頭握得緊緊的，在眼前晃了一晃，又說：

“萊波爾瑪，你要知道，往后就要平等了！”

她驚訝的瞪大了眼睛，小聲的問：

“你說什麼？平等？”

“平等就是人和人都一樣，誰也不許欺負誰，早先日本人欺負咱們，賁郭爾也欺負咱們，往后就不許了，天底下就不要再有一群人光吃肉，一群人光喝湯的事啦！”

她听了這話，吓坏了：

“好弟弟，还是管一管你的舌头吧！叫賁郭爾听到，会打断你腿的！”

“打断我的腿？呸！我还想把他打进地里去呢！好姐姐，平等，這句話不是我瞎說，这是人家告訴我的，他們都是好人，是可

以相信的。”

“你說的人家是誰？”

“哎，這以後再說吧！今天你還是給我出個主意，怎麼才能跟斯琴見到面？”

她想了想，回答了：

“我每天傍黑的時候，看見她趕着一群牛犢到湖邊來飲水，今天晚上，你在湖邊的柳林里等着，她飲完牛犢走回來，你就能跟她見上面了。”

.....

冷風卷着雪花刮了一天，到黃昏時，才住了下來，留在空中的雪花，就像白色蝴蝶上下擺動的翅膀一樣，輕輕的飄飛着，落在柳林的枯枝上。這披上白衣的柳林，跟西天邊那五色繽紛的彩霞相映起來，宇宙變得如同鮮艷而秀美的刺繡一般。特古日克湖還沒有解凍，幾只野鴨時而從深草里溫暖的巢窩中走出來，在湖岸上徘徊，為這草原特有的漫長的寒冷季節，低聲唱着憂傷的怨歌。這時一輪圓月從東方冒出头來，向大地撒出土紅色的光輝；山川、草原和沙漠沉浸在靜謐之中。

柳林里更是靜悄悄的。在那條通往湖邊的小路上，落了一層樹葉，斑斑點點，就像一條花皮蛇。樹枝上挂滿了雪片，在月亮下閃閃發光，即使有一陣最輕微的夜風，也會刮掉它們的。俗話說的好：樹枝上的雪，呆不長。

一群活潑的小牛犢穿過柳林中的小路，向湖南岸走來，斯琴在後邊趕着它們。她不斷的向父親那座蒙古包的方向憂郁的觀望，前邊黑糊糊的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她只好專心致意的趕自己的路。路旁被老牛吃過的干草梗絆她的腳，刮的她衣襟嚓嚓作響。

鐵木爾在柳林里等待好久了。當他聽見斯琴的腳步聲越來

越近时，他的心也跳得越厉害；不一會兒隱約的看見斯琴的身影，并且听到她那变得沙哑了的吆喝牛犢的声音；又一晃她走过去了，他急忙从暗影的地方跑出来追上她：

“斯琴，你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是鉄木尔！”

“呵！”

她被这突然的人声吓得目瞪口呆。起初她摸不清到底發生了什么事，急忙回过头来一看，在月光下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，这时一切都明白了。她用發抖的手拉过头巾，把臉蒙住，就像着了魔似的向前跑走。

“你別怕，我是鉄木尔，鉄木尔！”

他赶紧追上她，剛要拉住她的手时，她却把手猛的往身后一藏，严厉而冷酷的喊道：

“离我远一点，不要挨近我！你不知道我是貢郭尔扎冷的太太嗎？”

她这句话說的那樣果断而干脆，就像剛开刃的馬刀砍了一下呼日欽敖包山上的小白樺树一样。

鉄木尔好像被人在胸口上狠狠的捶了一拳，身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他模模糊糊的看見了斯琴那憔悴而蒼白的面龐；她的眼睛向他投射着怕人的冷光！

“这么說，你要跟貢郭尔过下去，是嗎？斯琴，我为了你才……”

“住嘴吧！我不听这些！”

說完，她轉身就走，走出不远变成了小跑。从身后看去，她的两肩在剧烈的抖动，显然她一边跑着一边在哭！但是，鉄木尔沒有發覺这些，只看見她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之中。

在这短短的一刻，他的心碎了，血在暗暗的流！

夜風又刮起来了，雪花从树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傾撒下来，紛